

# 国际安全研究的终极目标何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元玲

按：最近发生在巴黎的事情举世瞩目，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和微信朋友圈的推送让人应接不暇。师弟戚凯的一篇随笔文章：‘一位国关人的日常痛苦与应对’，文章情真意切，读来有很多感慨。所有与终极关怀、价值、意义、人类宿命有关的文字总能深深吸引我。师弟的文章让我联想到前段日子去新疆参加有关‘安全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一些思考，当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结合最近发生的事情，更是让我不断反思。整理一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期待大家的批评指正。

2015年10月15日，由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国际安全研究论坛暨“复合地缘政治与跨境安全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新疆阿拉尔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三十多家单位的近百位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人乃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资深助理研究员’，受困于自己一望无际的学术研究兴趣，入所以来在四面八方各个研究方向不断搞游击和突击，至今一无所长。作为该领域的非知名专家和非知名学者，出于对安全问题朴素而真实的兴趣，以及对祖国大西北的深深向往，我报名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就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各路专家学者纷纷从自己研究的角度来论述，大致围绕“是什么，怎么办”的主题展开论述，本人从中受益良多，收获颇丰。

不过，困扰我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要安全”几乎无人问津，似乎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明而言，无需讨论的。然而我却不那么认为，于是逮着机会和不少同事讨论如下问题：安全的最终目标何在？还是，安全就是最终目标？

印象深刻的是与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的对话，他真是一位可爱又可敬的前辈，也是该领域货真价实的专家学者。余教授听了我的提问后，用八个字回答了我的问题，即“保合大合，万国咸宁。”

说来汗颜，孤陋寡闻如我，竟然不知该话的来源，只知道在北京紫禁城的皇宫中，既有太和殿，又有保和殿，却不理解这“保合大合、万国咸宁”与我的问题有多大的关联。

经由前辈的耐心解释，后又借助万能的互联网，我才明白该话来自中华文化的经典《周易》第一部分《象传》的开篇章节：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所谓“保合大合”作为一种最高的价值追求，是指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和谐状态，人人有了这种和谐状态，则政通人和天下太平就是可以期待的了。

后来继续讨论，我困惑的是：既然人人都有必死自身，如何才能做到永葆“保合大合”这种高级的人生状态呢？前辈又简要回答了两个字，即“转化”。然后他又例举了柏拉图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影响，以此来说明人类具有穿越时空价值的可能性，并指出柏拉图在每一个后来阅读他、理解他、接受并尊敬他的人那里，得到了重生和价值的再现。

这是个有趣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张载那铿锵有力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一名读书人或者说知识分子，能做到四者之一就足够告慰此生了。

然而问题又来了，因为柏拉图们毕竟寥寥无几，能“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也属大浪淘沙，寥若晨星。那么普罗大众怎么办呢？于是我又提一个追问：那些没有文化知识的普通人比如青藏高原上那些最为普通的信仰佛教的藏民，他们如何呢？

前辈回答：他们不保合。

聊天到此结束，然而我的思考却没法停下来，主要是不甘心。我继续想：那些为数众多的普罗大众，包括我自己，难道真的就不“保合”吗？在这个世界上，谁有权评价他者的“保合”与否？谁有权利评价我的“保合”与否？

比如对有的人来说，他们宁愿花一生磕长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也不愿意去为往圣继绝学；他们宁可禁食祈祷，也不愿意为生民立命；如果在“为万世开太平”与“去麦加朝觐”之间二选一，有人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抛弃前者。我们该如何评断此事？

我并非价值虚无主义者，而是认为当我们对任何一种事物作价值判断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略另一个群体，就是那些为数众多的具备建制性宗教信仰的虔诚信徒们。对他们而言，张载的三句话都是在水平时空里有价值，就是要关注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这个世间的重要事务，要求人们热情地俯身拥抱这片尘世大地。

而对于那些虔诚无比的各种宗教信仰的信徒们，他们关注的是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在垂直的空间中的“神—人”关系的好与坏。对他

们而言，做他们的神所喜悦的事情，成为他们的神所喜悦的人，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最伟大、光荣、正确的事情，是最神圣和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事情。

如果没有神，他们的价值序列可能就是镜中花、水中月，甚至是终其一生都成为一场可悲的笑话。可是，万一真的有神呢？如果有神，而我们却用尘世的价值来判断他们是否“保合”，我们自身是不是成为了该讽刺的对象？

“有还是没有，这是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信仰值得被尊重，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糟糕。

把事情推到极致，假设有两个人 A&B。A 终其一生的最高目标是要追求垂直意义上的价值和归属，而 B 则穷尽毕生想获得这个尘世间的荣华富贵。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一个“普遍价值”将二者团结在一起共同进行一项我们认为美好的事情，这如何能做到？你所热爱的是我所不屑的，我所追逐的又是他所鄙视的。我们如何合作？这个困境如何处理？

想到这里我就有一种悲观，也更能够感同身受马丁·怀特的深刻与审慎。觉得我们所热切渴望的安全实际上是一个无底洞的底，好像在某处，却总是得不到。似乎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最大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人类从不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所以，对待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应该少一分进步主义的狂热追逐，明天不见得比今天更好，未来无法保证比历史更美。就安全而言，我们不见得会拥有一个理想状态，或许是因为我们人类自身能力有限，或许是因为我们根本不配。所以对待现状，我们应该有一个宽和的心态来认识它，比较好的状况是理解它，有可能的话我们还应该接受它，甚至是忍耐它。

既然这样的话，作为读书人，我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我参加这样的学术研讨会为的是什麼？难道仅仅是不远万里来领略新疆美景？

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值得永远的探索。我现在的想法是，即便是被推到极致的 A&B，只要他们在同一个场域或者空间内，哪怕他们垂直性的追求是从最南到最北，哪怕他们水平性的梦想是从最东到最西，只要是保持在一个时空场域内，他们总会有一个交汇的点，不会永不相交。这样就会组成一个又一个十架，最后形成一个网络，网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会有更多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会发现彼此相互需要的程度很高，需要更多的接纳、付出和爱来维持一个平稳或者称之为安全的环境，否则一切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所以，无论是读哪种书，做哪类人，在所有的场合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顾及一下和我们不在一个方向上的人。这一点不仅对他们重要，读自己也重要。

而作为研究者的我们，除了积极努力以便让自身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向更好的状态发展之外，我们的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对这个场域本身的建设、维护和坚守上。仅此而已，能做到的话，也很了不起。

（文章来源：2015 年 11 月《国关前沿通讯》）